

艺苑
清赏

字坚如铸 正气永护

——先贤手迹册

◆ 童衍方



润不漫漶、笔酣墨饱、沉劲入骨。“贞”字之开张宽博、“肃”字下部之拙朴、“遗”字左部之灵动、“书”字之修短合度，真百看不厌之妙趣。此小隶书意味醇厚，蕴藉有度于内，则气韵升华，精神越发于外矣！笔者所藏的《河间隶书观款》小隶书、《尚书考灵曜横幅》百余字的小隶书题款，劲秀醇古，尤为超妙矣！

陈鸿寿则以行书作题（左图），文曰：“信理、信心、信命，是作忠，作孝张本，言者心之声也。癸酉八月承恩寺寓次，钱塘后学陈鸿寿谨题。”铃白文印“曼生”。时年为1813年，曼生46岁。是年在溧阳书《彤管流芳》坊额，另作《海风图卷》（现藏西泠印社）。此题文作三行，款亦做三行，而未行款尤大，此亦一奇。均以奇为正，各尽姿态，饶具变化，气韵飘荡古雅，用笔峻拔爽利。三个“信”字的自然变化，“孝、张、本”三字的朝向拱揖，极尽纵横之姿，“声”字的点去，也显自然，正如其所言：“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其内在是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矣！

尺牍之名称，早见于西汉典籍。司马迁《史记·仓公列传》云：“缙紫通尺牍，父得以后宁。”两千余年来，文章焕发，蔚为国华。尺牍之搜集与收藏，至明清愈盛。如清初周亮工之《尺牍新钞》，立旨志为“抒写性情，标举兴会”，颇具影响。而民国时期之潘存厚，以其所藏辑成之《明清画苑尺牍》，更为书画界所熟知。时至今日，各家尺牍更为艺林所宝，今幸见明末大臣吴麟征致友人祝渊手札一通，并有嘉庆至同治年间三十余位文人雅士题端、题跋，曰“先贤手迹册”。

吴麟征（1593—1644），字圣生，号磊斋，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从政为官颇有政绩，1644年迁太常少卿。李自成义军攻北京，麟征守西直门，城陷自经。明福王追赠麟征为兵部右侍郎，谥忠节，清朝赐谥为“贞肃”。贞肃公遗墨册中，著名书家就有梁同书、钱大昕、伊秉绶、赵怀玉、孙星衍、张问陶、陈鸿寿、郭麐、张廷济等。此册页为袖珍式，纵14厘米，横7厘米，却小中见大、极有气势、字坚如铸、正气永护，众

识者宝之。今刊出伊秉绶、陈鸿寿两开，以飨同道。

伊秉绶一开（右图），以隶书题“贞肃遗书”四字，行书款曰：“嘉庆丁卯年六月廿七日，宁化后学伊秉绶敬题。”铃朱文印“伊秉绶印”、白文印“吾得之忠信”。时年为1807年，伊氏54岁。是年应阮元之请，时任扬州知府的伊秉绶题“隋炀帝陵”，厚重拙朴、高古博大、众贤赞之。梁章钜评曰“墨脚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其实，伊氏有不少小隶书亦均厚重开阔，神采焕发。笔者细审此四字隶书，浓不板滞、

藏杂
故事

宋海水龙纹双耳玉瓶

◆ 韩天衡



宋海水龙纹双耳玉瓶

三代吉金彝器是经典，且是不可复制的经典。经典总是令人敬佩和追慕的。去古越远则越益向往。受宋代理学的勃兴及“格物致知”理念的影响，复古之风日炽，王黼所编《宣和博古图》即是例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其时对三代彝器的形制和图案更是一味地追慕。这种恋古复古之风，首先体现在铜制的礼器上，虽属仿制，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如今我们犹可见到不少宋时的复古礼器。这种仿制也偶见于金玉材质上，如此件海水龙纹双耳瓶，即是一例。宋时，由于西北至中原的玉材通道，被西夏、辽、金、蒙元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故玉材紧缺稀少，能制作如此高达十四厘米的玉瓶，尤为难得。考此瓶与清宫旧藏，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宋玉龙纹炉（高7.9厘米），材质、器形、纹饰、工艺皆如出一辙，故疑为彼时一套中物。此瓶原为香港藏家物，以己作的鸟虫篆印易得。以自刻的土产，换来上千年的完美古器，却如土豆换牛肉，总是开心的。

匠心
独具

印花朵朵铃拓工

◆ 海青

符海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庵印泥制作技艺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为响应文化部提倡的“非遗进校园”的号召，“国宝鲁庵印泥”与上海五四中学联手于2012年在校内设立“鲁庵印泥拓印工作坊”。鲁庵印泥制作技艺是静安区首个国家级非遗，也是较早走入校园开设拓展课的。每周二下午的拓展课，符海贤都准时来到学校，向同学们讲授印泥的研制作法和印谱的铃拓。今年，为响应上海市文广局的“非遗在社区”项目，鲁庵印泥又携手行健职业学院，作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的行健职业学院多年来一直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承，此次联手合作将动员更多的高职大专生投身非遗项目的传承之中。

符海贤谈起自己年少时受父亲符骥良的引领并走上铃拓之路的经历。父坛耆宿符骥良精于书法、篆刻，同时还精于铃拓，是个铃拓高手，亲手铃拓的印谱多达一千余部，可谓又快又好，很少失手。在父亲的指导下，符海贤开始初显身手，协助父亲铃拓印谱，父亲对他的评价是，心灵手巧。父亲去世后，他花了近十年时间整理父亲遗留下来的资料，潜心研习铃拓技艺。

2015年，在上海文史研究馆邀请下，符海贤完成了六十部《中国历代文芸印集选编》，此印谱收录的作品有钱君匋、符骥良、高式熊、韩天衡、吴承斌等名家，可谓群星荟萃，阵容强大。这六十部精拓的文芸印谱，被文史馆用作高层次的文化交流。篆刻与书画相比，有个特征，即书画创作是一次性过程，而篆刻创作是二次性过程。书画家一挥而就，欣赏的成品就是笔下的纸。篆刻家刻完一方章后，欣赏的对象并非刀下之石，而是铃在纸上的印花。印拓的效果是篆刻创作的终极目标。铃拓技巧的好坏，对作品产生直接影响。符海贤长期协助父亲工作，几十年下来，深谙铃拓技艺

符海贤手拓印谱

的个中三昧，对他来说，既有家庭熏陶的情结，亦有文化情怀的担当，孜孜不倦至今。讲到拓边款心得，他言：“早十秒不行，晚十秒也不行”。此语前人所未道，由他一语道出，盖非长年沉浸其中，恐不能体会此中难处。

沈逸千笔墨随时代

◆ 管诚

艺坛
鸿爪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画家沈逸千（1908—1940）不辱历史使命，走出象牙之塔，挺进西部地区，奔向抗日战场，描绘时代风云，独步民国画坛。他的水墨写生画曾在《大公报》上连载，并在美国《亚细亚》杂志发表，名噪一时。在他雄浑的笔下，有浴血沙场的守土将士，有从火线上押解下来的日军俘虏，有横行于长白山下的豺狼……其作品充满着时代气息。

沈逸千1908年出生于当时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江南古镇嘉定，祖籍松江。16岁后，他只身闯荡上海滩。在考入上海美专之后，他开始致力于将中西绘画有机结合的现实主义画风，不遗余力。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历任上海美专学生国难宣传团团长、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大公报》特派写生记者、《良友》和《中华》画报特派战地记者、中华美术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国抗战艺术出国展览筹备会总干事、战地写生队队长。生前著有《蒙边西北画刊》（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3年出版）和《察绥西蒙写生集》

（天津大公报，1937年出版）。1937年上半年，沈逸千的个人画展在南京、上海、杭州三城巡回展览，观众热情高涨，踊跃参观，盛况空前，以至其个人画展观众人数竟然超过了当年全国美展的观展总人数纪录。传统的笔墨技巧和中国画图式、题材，在沈逸千笔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他便成为承上启下的传奇人物，为20世纪中国画的现实主义道路披荆斩棘，杀出一条血路。他矢志以艺术救国，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由于他在世时间较短乃至距今年代久远，因此，当代人对于这位近代画家知之甚少。为了纪念沈逸千诞辰110周年，上海笔墨博物馆最近推出《不朽的画魂——沈逸千艺术文献展》，以飨广大观众，展期自8月18日至9月24日。在这次展览中，既有沈逸千所绘的国画，又有邵力子、续范亭、胡厥文、艾思奇等名人的墨迹，还有昔日《大公报》的沈逸千个人画展特刊及其出版的画册等历史文献资料，使得当代观众通过展品，更加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沈逸千画

贴近该画家所处的时代，深入了解历史的真相。参观该展不仅是对一位已故画家艺术的回顾，而且是接受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墨池
清兴

丰收节前话“丰”字

◆ 王宇佳

“稻花香里说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自古以来，“丰收”是人们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基本要素。6月2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青年书者彭历洲写“丰收”二字（见图），表达自己对于丰收节的期盼。



面是个“豆”字，在古代表示吃肉时用的盛器。后来在古籍中，常假借“豆”代替同音的“豇”，表示菽类粮食作

物。”彭历洲说，理解了意义之后，在书写上就会格外关注字的结构。

彭历洲表示，中华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就有庆五谷丰登、盼国泰民安的传统。“稻花香里说丰年，在丰收的季节里，家家户户、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笑容，因此在书法中，我也特意写上了这句话，希望能够让大家一起感受丰收的味道。”